



四書人物聚考



十

□ 12
3019
10



門 012
號 3019
卷 10

增補四書人物考卷之七

衛靈公

增補四書人物考卷之七

增補四書人物考卷之七

王孫子新
書曰衛靈
公坐重華
之臺得御
發百隋球
照日羅衣
從風仲叔
敷入諫曰
此而白今
諸侯加兵
百姓垂離
今君內寵
無乃太盛

司馬遷曰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向註曰謂同車雍渠闖人載而行靈公與闖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公詹彼與婦人遊子貢見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桀紂不任過遂亡湯武知任其過故興
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愾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愾子夏曰微愾而勇若愾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愾而勇若愾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愾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所貴乎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始

增補四書考 下論 衛靈公

第七卷

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

是上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威於閭巷之間者，是上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拱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出韓詩仲尼問於太史大豨伯常蹇豨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弔弔，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豨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轅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豨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尊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出莊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麟之歌，夏有朝晨，焦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

沈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滙心惑，忘於政事。遽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焉沉湎滯漫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為臣之道，乃退而隱迹。遽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出拾遺記亦見寶情記。

問陳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而有勇，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再罹難，寧鬪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于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

孔子五十九歲自陳及衛自衛如晉及河而還復反于衛上蓬山玉家也曰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

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靈公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出史記孔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駟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既而復反乎衛靈公問兵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意不在孔子孔子遂行是歲靈公卒

陳

老氏曰善

師者不陳

善陳者不

戰善戰者

不戰善戰

者不亡若

夫舜論百

存暴陶作

上命以奮

謂善師而

期無刑所

賊奸究刑

勇猶夏寇

陳師善

而放禽桀

紂所謂善

陳不戰者

也齊桓衛

嚴強楚使

百周室也

伐由成爲

燕開路存

亡繼絕功

爲伯首所

謂善戰不

敗者也楚

昭王遭圍

關之禍國

滅出亡交

論語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頡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 顏氏家

訓云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

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旂號風雲者本乎旂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

已乎臣按黃帝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九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

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

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

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白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

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齊陳重而不擊秦陳散而自鬪楚陳

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

陳出亡交

老送之王

曰交老返

矣何患

君交老口

吾如是其

賢也如

從之甚秦

請救秦

由兵賂王

返國所謂

善敗不十

者也

司馬法云

密靜多而

力足謂國

陳

掘奇經曰

四為正四

為奇餘奇

為攝奇後

人解云天

地風雲為

四正龍虎

鳥蛇為四

奇

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

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賞不讓

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

將乘垂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

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

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

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二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

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

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吳子云軍中之制五人

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

也伍有什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什令犯禁者揭之

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屬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

誅閭有閭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仲長已上至左右

將上下皆相保也車有什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皆與罪同夫什伍

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奸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

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出尉繚子五陳之法一鼓舉

黑旗則為曲陳二鼓舉朱旗則為銳陳三鼓舉青旗則為前陳四鼓舉白旗則

為方陳五鼓舉黃旗則為圓陳陳之疎密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為一

列一陳凡十列廣縱各二十步陳間容陳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後禦

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

以後為先以前為後進無奔退無伏走五陳乃理凡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三

官曰曲二曲曰部裨編陳法兵之形勢也雷動歟譚恤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同

官曰曲二曲曰部裨編陳法兵之形勢也雷動歟譚恤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同

官曰曲二曲曰部裨編陳法兵之形勢也雷動歟譚恤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同

官曰曲二曲曰部裨編陳法兵之形勢也雷動歟譚恤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同

官曰曲二曲曰部裨編陳法兵之形勢也雷動歟譚恤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同

官曰曲二曲曰部裨編陳法兵之形勢也雷動歟譚恤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同

官曰曲二曲曰部裨編陳法兵之形勢也雷動歟譚恤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同

官曰曲二曲曰部裨編陳法兵之形勢也雷動歟譚恤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同

兵畧訓曰 何謂隱之 入蔽之于 前望之于 後出奇行 陣之開發 如雷震疾 如風雨塞 炬旗正鳴 鼓而中人 無形莫知 端緒者也 故前後正 齊四方如 繩出入解 續不相越 凌翼轉足 利或前或 後離合散 聚不失行 伍此善修 行陣者也

昔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自春秋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著定三十五家而孫武書凡八十二篇圖九卷孫臏八篇九篇。圖四卷復有蚩尤二篇李左車韓信等篇目並三。今之秘府所存孫武書惟十篇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為精密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畧穰苴法吳子書皆遠古所存可觀者。唐李靖兵法於近世最為詳練可舉而行杜佑采其條目著於通典其書亡慮數十家悉淺近無取而陳圖所存者唯唐人李筌有八陳圖裴緒有九陳圖蔡引太公孫子諸葛亮之法為証舍是無有焉惜哉蓋陳法者所以訓齊士眾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可與之俱生可與之俱死升天險赴深谿莫有逆其命者俸焉遇寇莫有錯飢然後一勇以從事於勅敵驅馳於絕域同乎禍福存亡則能決勝計矣故平居則訓齊遇敵則擊搏此其義也故廢陳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陳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夫使擊刺之利習廣縱之執見敵而無奔北撓亂之禍拱揖指揮無不服從者是豈不由素所習哉素習之法非形勢不可是以孫武云紛紛紜紜鬪亂而不亂混沌沌形圓而不可破不用陳法其孰能與於此乎出裴緒陳法虎鈴經曰結陳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即變今之所定四陳者十萬人之正陳也。人數之多少臨時增減此非可執蓋此十萬人為準

孔獻員半 子對唐高 宗曰古者 是宿孤虛 天陣也山 川向背地 陣也偏伍 彌縫人陣 也今不然 大師以義 出浦若時 兩得天之 時為天陣 是食約費 且耕且戰 得地之宜 為地陣舉 三軍士如 子弟從父 兄得人之

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輕各受敵。夫四陳制兵之法若敵為彎陳我以飛鶚陳應之。敵為直陳我以重霞陳當之。敵為突陳我以長虹陳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陳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出虎鈴上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斂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

和為人陣
拾是則何
以戰

按黃帝五
陣直銳真
以曲也風
后八陣天

地風雲虎
其龍蛇龍

太公三陣
星宿亦虛
為天陣山

川向皆為
地陣偏伍

編緝為八
陣孫子八

陣方員壯
壯衝道方

宜車輪陣
行也吳起

八陣曲直
銳封車箱

車輕鴉鷂
道衝也凡

明八陣洞
當中黃龍

騰鳥翔連
衝握奇虎

翼折衝也

左鳥獸之
肉不登于

豆則不射
也

豆組祭用

然後可以應物而得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連掉則亦無所事矣兵自

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總之以將而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

進退動靜疾徐緩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犯無赦故連百萬之眾

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 李德裕

云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

之書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

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陳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

論又以為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陳者特八卦之統耳焦

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十九正有六奇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譽諺

之平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陳有地陳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八

陳焉此又出於天地陳之外者非八陳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陳圖

記有曰黃帝順終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陳圖故八其

陳所以定位衝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

回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

其後弛張則二廣迭舉猗用則四奇皆出圖成樽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

巢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王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

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

于握機蹟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及乃以為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歎

組豆 與邊豆參看

組祭器也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濶八寸高八寸五分 禮明堂 薦用

玉豆雕篋 籩用椀 音貴 玉豆以玉飾豆也篋邊也雕飾其柄曰雕篋

足中如橫 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殷以椀 音 周以房俎 椀者俎足間橫木為

距之形也 椀者俎足間橫木為

距之形也 椀者俎足間橫木為

距之形也 椀者俎足間橫木為

距之形也 椀者俎足間橫木為

距之形也 椀者俎足間橫木為

距之形也 椀者俎足間橫木為

距之形也 椀者俎足間橫木為

距之形也 椀者俎足間橫木為

距之形也 椀者俎足間橫木為

凡修俎者任于肉

樹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音夫謂出禮夏后氏以揭豆殷玉豆周獻音莎豆揭不飾也木質而已如鳳形也取俎進俎不坐出禮凡為俎者以骨為貴賤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

貴骨賤者取賤骨貴不重賤不虛示均也出禮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魯頌邊豆大房邊以竹為之盛菓容四升豆以木為之薦俎醢褚遂良曰舜

造漆器禹雕其俎

軍旅

史之康子謂冉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冉子曰學之孔子然則孔子未嘗不習軍旅也不學軍旅為衛靈言之也其以杜人主之雄心乎有如懲噎而廢食則宋事可監也嘗閱宋史金主亮南侵上命葉義問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持書至請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嗚呼孰謂軍旅果不可學也

絕糧

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恚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譬如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

史記孔子去衛適陳未復適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下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出史記孔子世家

州里

周禮大司徒五黨為州使之相，二千一百家為一州。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解

切往參焉

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兩相離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出中間則立者必散，故君子設之

紳

漢郊祀志：增紳者不

通曰：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績繒為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

以有繫帶者示有事也。紳大帶，摺謂插笏於大帶革帶之間。出漢郊祀志：紳大帶

所以摺笏垂三尺，天子素帶朱裏，以繒綵飾其側，諸侯不朱裏，大夫飾其紐及

末，士但飾其末而已。處士錦帶並紐約，用組，組之廣三寸，長齊于帶，麻者紳

此古之制也。今按深衣用大帶，以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

繚之為兩耳，乃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其，復以五綵條廣三分，約

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所謂紳者，所以自紳約也。出古壁：紳帶之垂者也。禮曰

參分帶下，紳居一焉，則紳之為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至於失容。失容反

陷於不謹矣。故禮又曰：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有帶，帶之有紳，

固所以謹其身而於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鮑菴家藏集云

史魚

又曰史魚
有君子之
道三不仕
而敬上不
能而敬鬼
直能曲於
人

史魚名鱣字子魚衛大夫吳季札適衛見子魚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出
傳襄公二十九年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患之數諫靈
公而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
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
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子具以父言對靈公感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
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口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
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衛國以治史鱣之力也孔子曰古之諫者
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尸諫終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出劉向新序衛靈公問於
史鱣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鱣獄不中死有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
曰大理為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鱣言告之子收曰司馬為務少馬兩國有難兩
軍將當司馬執柩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役人亦
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三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有

扈氏戰三陣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
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出劉向說苑

蘧伯玉

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驕驕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
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
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伸節不為冥冥矯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
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
出大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
遂寢兵不出出劉向說苑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
天殺入薄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

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爾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由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帳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附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物論 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精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

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

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謹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反乎衛。主伯玉家，蘧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蘧伯玉數人而已。

孫林父甯殖註

衛獻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後二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遂殺子叔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按孫氏欲復獻公，伯玉又從近關出其全身，法速善如此。

子貢悅不若已註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可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

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夏時

史馬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皆多傳夏小正

三皇之代歲皆紀重顯帝之曆再提首紀仲堯命四而亦為正丁仲春處之法雖不

漢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太史公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尚書大夏以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為朔

獨斷夏以十二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為正也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太勝助黃鍾言益物生故以為正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黃鍾言陽

故以為正也周書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春秋

苞樂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天子云唐志大衍曆日度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爭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晉志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制法斯異傳曰史出于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殺生之數啟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輿

天地夏小正孔子得夏時于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而鄭注月令入辭大抵

曾甫四書正考下論衛靈公

第七卷

楊泉物理論云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氣澁為早晚之期故立曆日

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未昏東井二度

著而分經岳鎮必按四仲使舜易先正則禹改之天夏正得天明不改也

楊泉物理論云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氣澁為早晚之期故立曆日

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未昏東井二度

著而分經岳鎮必按四仲使舜易先正則禹改之天夏正得天明不改也

楊泉物理論云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氣澁為早晚之期故立曆日

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未昏東井二度

著而分經岳鎮必按四仲使舜易先正則禹改之天夏正得天明不改也

楊泉物理論云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氣澁為早晚之期故立曆日

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未昏東井二度

著而分經岳鎮必按四仲使舜易先正則禹改之天夏正得天明不改也

楊泉物理論云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氣澁為早晚之期故立曆日

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未昏東井二度

著而分經岳鎮必按四仲使舜易先正則禹改之天夏正得天明不改也

楊泉物理論云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氣澁為早晚之期故立曆日

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未昏東井二度

著而分經岳鎮必按四仲使舜易先正則禹改之天夏正得天明不改也

宋書志云
魏文帝雖
受禪于漢
而以夏數
為得天故

漢初元年
詔曰孔子
稱行夏之
時此聖人
集羣代之
美事為後
主制法也

晉武帝太
始二年九
月羣公奏
唐堯舜禹
不以易祚
改制至于
湯武名推
行教神尼

問則曰行
夏之時略
昆之制通
為百代之
言益期于
從政濟治
不係于行
運也

夏建寅商
則建丑周
則建子秦
則建亥秦
不足言即
殷周異建
亦以爲朝
以統耳目
而時令之
未善有不
暇計

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為有夏氏之遺書其間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
若寒暑日風水雪雨旱之節草木梯秀之候羽毛鱗鱗蠕動之屬蟄興甞伏鄉
遺跡降離隕鳴呵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 曆志 天

統之正在子物朔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
大明 國家治曆明時以頒賜百官頒行天下屬欽天監官推算而事隸於諸部
會典 每歲二月朔欽天監奏進明年曆式頒行各布政司刊布例以九月朔進呈頒
行自嘉靖十九年改用十月朔 神編 我朝大統曆法悉用授時曆之制洪武

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曆元其實因之而未嘗改
也迄今百五十餘年行之而無弊近年以來因交食之際有先天後天之不同
而不能一一密合議者遂謂其法已久不能無差而欲增損之者愚以為得其
人則可不得其人恐未可輕議也蓋嘗讀元史李謙曆議而玩其則驗之法自

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地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不
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
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乎或者又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歲差天度之
說殊不知所謂歲差云者謂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是故當改者也非謂氣朔
也氣朔不可改也若曰天運難測或有未盡之數久而方覺則其要又在乎測
驗而已今許衡郭守敬所造簡儀仰儀及諸儀表之制具載於史或可倣而行
之否乎楊升菴集云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 之者大之也何獨至於夏
止而小之乎 春秋 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倣收場功時 音音 奔 音音 掘 音音 營土
功期司里皆於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種夏時不啻是也

時之正令之善 註 ○詳見禮月令夏 小詞敏不能老

朱子曰陽氣雖始于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

宋書禮志云秦闕三代之車獨

之輦車組輓有翼音殺羽蓋音益輦車人挽之以行者也

有翼以禦王之喪車五乘木

車蒲蔽大禩音密尾囊疏飾小服皆疏木車粗樸不漆以蒲草為蔽以犬皮為覆

布為緣小服刀劍劍音為素車音素琴音琴蔽犬音蔽禩音禩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土壘車車

秦曰金根音根覆冬皆以素繒為音繒藻車藻蔽鹿淺音藻禩音禩飾音飾藻車以蒼土壘車蒼繒為蔽鹿皮為

車也漢氏緣比卒哭乘之音比車音車佳傲然音傲禩音禩飾音飾以皮之赤多黑少音赤為緣此大祥所乘者也

亦為乘與音與所謂乘股音股之輅者也音輅漆之墨色音墨士乘棧車音棧庶人乘役車音役大夫乘墨車音墨

史記殷紀云孔子曰音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音白

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小飾為先對次

故稱先也大路一先路三次路五就禮器無先路之文云次路七就為誤也

崔豹古今注曰秦并天下闕三代之輿服謂殷車音車瑞山車音山乃增飾而乘御漢因

不改焉音焉留青日音日秦始皇閱三代之車獨有取于殷輅音輅南史齊志曰殷有瑞因

乘鈎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古所謂器車也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黃如

金也漢儀天子法駕曰金根車不學之子誤改為金銀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

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萬物也

周冕音冕

世本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音玄三禮冕

長尺六寸廣八尺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衮

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王公之衮冕

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

庶人以冠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音冕王冕有六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

冕玄冕此云五冕者犬裘與衮同一

曾甫四書又卷下論衛靈公

後漢志殷瑞山車金根之色

冕天子所冕也皆玄冕朱裏玄表而朱裏延紐延版之上覆者紐小鼻也綴五采纁十有二就以五采纁十有二就五

玉笄朱紘以玉為笄以朱為紘諸侯之纁旒九就冕之前後各九旒玉瑱玉筭此總言侯伯之冕其餘如王之事其餘謂玄冕朱裏纁旒皆就玉瑱玉筭侯伯七就子男五

王之皮弁會五采皮弁王視朝服其縫玉璫音璫象邸玉笄玉璫音璫象邸玉笄象邸玉笄玉璫以

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命教也而掌其禁令不得僭春官司服掌王之吉

凶衣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黑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衣

甸冠弁服冠弁委凡凶事服弁服弁服凡甲事弁經服弁經如爵弁而加纁經也

韶舞

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樂周禮春官大

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國之舞雲門黃帝以祀天神舞咸池堯樂以祭地祇舞大磬

樂以祀四望祀五嶽四舞大夏禹樂以祭山川舞大濩湯樂以享先妣舞大武武王

以享先祖書大禹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千盾羽翳也皆

兩階賓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

知其德

鄭聲

白虎樂尚雅雅者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

禮記疏 鄭國之

疏鄭音好

濫淫志者

濫竊也謂

男女相偷

竊言鄭國

樂音好淫

相偷竊是

淫邪之志

也

毛應麟曰

為邦心放

鄭聲此孔

子之言也

豈有抱鍾

而朝之言

哉

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云說煩於淫聲謂之

鄭聲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篇故鄭淫也今按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世義云十九者誤也記

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

子夏對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

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

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宋張端義貴耳集云鄭衛之音者淫詩也夫子獨曰放鄭聲而不及衛

音何也衛所載皆男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用鉛總錄云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溢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詩淫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

柳下惠

柳下惠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食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仕

魯為士師三黜或謂曰盍去之禽曰直道事人焉往不黜故魯雖不能用終身

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公使展喜展禽之弟犒師使受命于展禽以往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

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

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

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做邑

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

恐齊侯乃還出左傳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不信而反

之以為非也使入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對曰君

曾甫四書聚注下論衛靈公

六

鄭聲

人謂展禽

曰魯病天

子天子三

黜而無髮

色何禽曰

春風至百

草敷藟君不知其茂
秋霜降百草委蒼吾不知其枯
枯茂非四

時之悲忻
榮辱豈吾
心之憂喜
齊求魯岑
開魯與之
履繩齊人
知其誰也
曰以柳下
惠之言為
信魯人以
告柳下惠
曰矣不以
岑則與之
曰吾所愛
也下惠辭
曰吾亦愛
岑則

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
岑鼎往。出呂氏春秋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
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先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
勤事則事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
不在祀典。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
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而宗武。幕
能帥顓頊者也。魯舜之後虞思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
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
者也。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周人報焉。比竈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

按閔僖二
公親則兄
弟分則君
臣以為逆
祀者兄弟
之不先君
臣禮也君
子不以親
而尊也
如此

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
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
矣。夫仁者。講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鳥
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臧文仲聞之。
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為三箴。箴簡書也。三箴三卿卿
也。出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祀于太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掌國將躋僖
國語公於閔公上焉。僖公閔公兄也。繼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
閔上故曰夏父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僖有明德當為昭何常
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夫祀昭
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皇大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世世次先後也。工宗
祝書昭穆。宗掌其祀。祝掌其位。猶恐其或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為明而升之。自玄

曾補四書卷之七 下命 南雲公

王以及主祭玄王契也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冬祭未

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

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犯順不祥以逆

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踰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

殃乎出國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相對曰夫柳

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

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草帶之上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

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

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

求黍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

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君忿然

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先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子曰不懼何也柳

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

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

君固以此不懼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之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草

帶之士至解齊兵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出說家語夫子曰孝恭慈仁

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置蓋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

憂民救亂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

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柳下惠曰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

害吾能以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

惠既死門人將誅之其妻曰將誅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誅

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大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疆

董子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我哉

董子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可疑非一日之聞也

察分蒙恥救民德彌大分雖遇三黜材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
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
門人從之以惠為誄莫能贏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出列女傳

史

夏有太史
終殷有太史
史摯周有
太史佚太
史儋太史
叔服史籀
史蘇史趙
孔子曰周
任古之良
史也老子
為周守藏
室史又為
柱下史即
其職也

世本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矣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右故曰左
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也周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
凡五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以逆邦國之治掌
八法一曰官屬二曰官聯三曰官職四曰官常五曰官法六曰官刑七曰官罰八曰官討以逆官府之治掌八則一曰祭
法則三曰廢置四曰祿位五曰賦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奠
也父子相繼為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一曰爵
世所自出為繫二曰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二曰祿
三曰廢置四曰置五曰殺以詔王治書王命而貳之也貳藏也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
六曰生七曰死八曰善九曰惡十曰過十一曰誅十二曰賞

疏曰史之
有文也專
焉而不諱
親焉而不
諱賢焉而
不諱矣乃
其間恒有
存其案而
時其後留
其事而隱
其名傳其
微而隱其
實自其間
史有千古
共知當年
反不錄其
議其傳掌
記反不錄
月且並議
簡編及不
錄皆捺脈
者不忍以

之志營主二皇五帝之書豈達書名於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命以贊
冢宰掌贊書春秋傳曰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大史書曰崔杼
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又殺之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
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史記曰秦趙渑池之會其君相為鼓瑟叩缶皆命御史書
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訓典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
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始置太史
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太史
公自叙傳云述陶唐以來至麟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
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二十篇成一家言是也後漢書云班彪

聰明自用而為千古
係此闕略也此先民
之遺亦忠
厚之餘意
也鉄鍼陽
秋化作洗
誓法海故
春秋之作
定哀之際
多微詞

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
氏記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記表
傳九十九篇逮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
後又有東觀漢記刻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漢
記為三史矣後三國分方魏吳有史官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謂之三
國志凡六十五篇自茲厥後世有史書雖不及遷固所修亦其次也

水火

淮南子曰
粟有水濕
而孰能得
火燥而液
水中有水
火中有水
積陽之熱
氣生火積
陰之寒氣
為水

水流濕火就燥 又云水在火上既濟火在水上未濟 禮記 水之於民
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 又云京人以給水火之齊 司烜氏掌火以燧取
明火於日以鑑取明水於月祭祀共明火 左傳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

釜鬻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於下水失其所以為勝者矣 楊子

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劉子曰煙生於
火而煙燄火水生於水而水過水故煙微而火盛水泮而水道 文仲子曰火
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 天文志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 尚書
火發於密水洩於深 十職云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 大傳

水可析可
怡情無人
也火固膏
因薪明無
我

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燭猶曰火熱熱者多也 邵康節曰有溫泉而無寒火
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 火生於無水生於
有 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
水之用用內也 正蒙云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左傳梓慎曰水火之母也

正義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為壬妃是水為火之雄 莽
傳注張晏曰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

師冕

師冕魯樂師瞽者也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相師

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無目眸謂之瞽有目眸而無見謂之矇

矇矇三百人矇視同明目者以扶瞽也矇矇掌太師之縣太師設縣則為之縣樂器凡樂事相瞽瞽矇作樂矇矇

又矇矇凡樂事相瞽相謂疏釋扶也名曰能其事曰工故樂稱工是以儀禮鄉飲

酒鄉射燕禮皆言工相者以矇矇有工瞽人無工須人扶持故也

季氏

顓臾

路史顓臾子爵沂之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故漢顓臾縣春秋傳曰任宿須句顓

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水之祀以服事諸夏汪云伏羲四國皆其後在泰

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為顓臾

東蒙

地理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今沂州費縣也馮

厚齋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蒙羽二山名藝言可種藝也梁州蔡蒙旅平

西蒙也蔡蒙二山名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洪氏曰魯頌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

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

周任

周任有言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蓋立言人也一云周大夫左傳隱公六年鄭侵陳先是鄭嘗請成

於陳陳侯不許伍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不聽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

長其陳侯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周任有言曰引周任之言為國家者見惡則

雷甫四書家考下論季氏

周任有言曰民悅其

葛者弗可

敬

三

三

農夫之務去草焉及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伸矣昭公五年魯

叔孫穆子名初避僑如之難在成公十六年奔齊及庚宗曾地遇婦人私為食而宿焉適

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後庚宗婦以私子來見名曰牛使為豎叔孫夢天歷已弗勝顧而見人

而後還庚宗婦人以其子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豎小臣也豎牛以計令穆

子殺孟丙逐仲壬詳見左傳穆子疾急命召仲壬許而不召因絕穆子之食而卒

絕牛立昭子而相之穆子之庶子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殺適立庶罪莫大焉

必速殺之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閔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

能也不以立己為功而殺豎牛誠不可及周任有言曰亦引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抑之篇及季氏伐顓臾冉求不能止孔子復引周任之言曰

陳力云云

文選潘安仁曰退求曰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勞力而就列

兕兕善抵觸又曰兕有本兕有山兕猶犀有二種也

經曰禱過山多兕山經圖兕惟壯獸似牛青黑

形不同爾雅兕似牛郭璞注云一角毛青重千斤山經圖兕惟壯獸似牛青黑

矣爾雅兕似牛郭璞注云一角毛青重千斤山經圖兕惟壯獸似牛青黑

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用助文德一說兕乃犀之雜者皮堅厚可以為鐵未知否

龜與見乎蒼龜參看

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

王者不偏党尊者老則出運斗瑤光星散為龜理雅龜舊也外骨內內腸

屬於首廣肩無雉與蛇交匹故龜與蛇合謂之玄武又曰龜鼈皆隔津望卯故

語云龜思鼈望古今注云龜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

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本非神中物也

大戴禮云甲虫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考之 柳隆龜經曰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又曰龜有五色以時用

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用之北坐南向

距形長尺二寸直一千一百六十為尺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為壯貝

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公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

為寶四品周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王弼注曰龜者決疑之物或益而得十朋

之龜則盡天人之助也

止壇場 述異記 堯時越裳獻千歲龜背上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事帝錄之號

龜曆 史記 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於洛其數皆九禹因作九疇 魯頌 憬彼

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元龜尺

四分公室 注

左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舉公室也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

作中軍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 季氏盡征之 無所人

孫氏臣其子弟 以父兄 孟氏取其半焉 復以子弟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子各一比量征之而貢於公 國人盡屬三家

家臣屢叛 註

左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文文伯 文伯季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

而逐仲梁懷 以不順 冬十月殺公何藐 季氏 巳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魯南

寅大誣 謂遠盟 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 歆即文伯也 八年冬季寤 桓子 公鉏

極 桓子 公山不狃 皆不得志於季氏 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輒叔孫 叔仲志

不得志於魯 志叔孫帶之孫 故五人因虎 因虎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

代桓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巳更孟氏 虎代 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 地 而殺

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欽處父帥

曾前司書

命季氏

命季氏

命季氏

命季氏

命季氏

命季氏

命季氏

命季氏

命季氏

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譚陽關以叛寶玉者封賜也大弓者武王之成弓周公受賜藏之魯

于戈

于盾也戈戟也釋名曰盾遮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鈎引則制之弗得過也

也周禮夏官司戈盾戈所以撓敵盾所以衛身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受受音

旅賁掌執戈盾來車而趨及故士戈盾故士王族故士也以其從軍旅會同授祭祀則但執受戈擊兵也

貳車戈盾貳車副車也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工戈盾及舍設藩盾王所止舍藩衛

以為行則斂之王行則無所斂收禮書五兵之用長以衛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

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比爾于于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柄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擣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鈎觀富父終男以戈擣僑如之喉戈之所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被書

擊可以鈎觀富父終男以戈擣僑如之喉戈之所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被書

云稱爾戈矣適而不用哉

蕭牆

鄭玄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釋名曰蕭牆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以越伐魯註

以越伐魯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

公游于陵阪地各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得壽終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遂如越

禮樂征伐

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

曾補四書考下命季氏

通考先生
五祀六樂
宗伯堂之
七征九伐
司馬掌之
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青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公子遂殺子赤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即公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惠伯不肯立宣公仲見於齊，惠公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弟也。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千駟

註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駟也。禮疏曰：天子十二閑，閑以木為之。

孔帖云：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也。蕃馬也。其制起于上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十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崖澤，徙之隴石監。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領以太僕，其有牧監。

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每馬一圉，每乘一師。四匹曰乘，養馬曰圉，乘馬三田馬，駕馬凡六種。分為四圉，圉師一人，主之。乘為阜，歷也。馬十二匹，三阜為繫，馬三十六匹，六繫為廐，馬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又駑馬一種，合良馬一種之數，則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駕馬四種，無種馬，家四閑，卿大夫良馬一閑，駕馬三閑。馬二種，止有田馬，駕馬。蓋諸侯大夫廐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二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二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馬，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廐，為六百四十八匹，凡八百六十四匹。諸侯六閑，彼衛文公之駑壯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

首陽

十三州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栢蔚然攢茂俗謂之志云
王海朱氏曰首陽首山之南也
夷齊慕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隴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夷齊西至岐陽及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仕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

幽通賦註
夷齊餓于首陽山在隴西首

闡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比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又其歌曰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汲冢書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于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亂子在耶父師在勇奄孤竹而君之以夾

崩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採薇為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

誠不以富二句

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所以為蔽芾者惟惡木之樛其失所甚矣昏姻之故言就爾居就爾居意其必畜我也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今爾就不我畜我將復我之邦家豈復以親望之乎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
我之舊姻忽然不思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原爾之心誠不以彼之富厭我之而唯新匹之是求
貧亦祇以彼之新異於我之舊耳

邦君之妻

曲禮天子之配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也諸侯之配曰夫人言扶助其君也卿之配曰內子言在閨門之內以治家也大夫之配曰孺人言受命於朝士曰婦人婦服也庶人曰妻

妻齊也。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不以老稱，不足以任其事。齊等也。不以婦稱，非所以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此諸侯謂他國君也。自稱於君曰小童，未成人。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言卑也。

春秋之時以妾為夫人如惠公仲子者是卑其身也。以妾母為為夫人如僖公成風者是卑其親也。天子誌此蓋正名之意。

陽貨

陽貨一名陽虎，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季孫執政，陽虎執國命，國人憚之，定公五年夏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璠斂。與璠美玉，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懷亦季氏臣，昭公出平子行君事，佩璠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當去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即弗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言懷亦為意如不狃，使使何必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費，不狃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平，行逐也。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召公父文伯，文伯桓子從文，昆弟，虎欲為亂，恐桓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六年魯侵鄭，取匡，鄭地，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齊靡周地，周詹黜，因鄭人以魯討之，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舍於豚澤，衛地。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謂衛侯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囚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幣。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懿子立於房外，立於更衣，謂范獻子。范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言虎不能任重於魯而求息肩於晉，若為虎請，晉必處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又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知虎當逐，故強設為請託。冬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春齊人歸鄆陽。

家語陽貨 既奔齊自 齊奔晉適 趙氏孔子 聞之謂子 路曰趙氏 其世有亂 乎子路曰 惟本不在 焉豈能為 非汝所知 大陽貨親 富而不親 仁有罪于 季孫又將 殺之不克 而食宋家 于齊齊人 囚之乃亡 歸晉甘齊 魯二國已 去其疾趙 簡子好利 而多信必 溺其說而 從其謀非 敗所終非 一世可知 也

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春齊人歸鄆陽。

陽虎之以為政鄆陽皆魯邑中夏齊伐魯齊叛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

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隨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

禍而必死言虎不圖度禍難以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臣不待有司

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八年冬季寤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之族公山不狃皆不得志

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氏武叔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後陽

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虎代故

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

十月二日不於太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

祭已至都車都邑之兵車虎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陽氏戒都車何故孟孫

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

為桓子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鉞劍也盾子櫓也夾衛桓子陽越殿陽虎從弟將如

圃桓子音謂林楚曰音也桓子知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林楚

曰往也言必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二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公期孟氏支

不使人知故為林楚怒馬及衢而馳怒擊其馬及通衢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

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

東門人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外弗勝又戰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

取寶玉大弓以出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陽藏之魯者也舍于五父之衢寢而

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虎召季孫於蒲

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即處父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因

陽貨去齊亂討季氏孟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

奔晉通簡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

陽貨去齊亂討季氏孟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

陽貨去齊亂討季氏孟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

陽貨去齊亂討季氏孟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

陽貨去齊亂討季氏孟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

陽貨去齊亂討季氏孟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

陽貨去齊亂討季氏孟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

子問曰吾王大弓于魯六月伐陽關陽關陽虎使焚萊門萊門師驚魯師見火犯之而出

人虎曰臣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名諫曰臣

嘗為隸施氏矣施氏魯大夫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

若之何取之陽虎勤齊師也齊師罷音皮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以

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此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

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將因東陽虎願東虎欲西奔晉知齊必乃囚諸西

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鑿刻也刻其麻約而歸之以麻縛刻處而歸載葱靈

蔥靈車之有障者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見趙簡

子曰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

朝廷之吏臣所樹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樹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

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却臣於兵簡子曰惟賢者為

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

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孔子

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全篇出左傳

歲

夫唐西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有

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

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爾雅郭璞曰歲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

禾一熟載取物終歲更始也易乾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

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事

絃歌

晉補周書卷之六

禮小師掌教鼓。鼓，祝。歌，頌，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先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

在上節。大享亦如之。大喪與。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棘。小鼓，掌六樂聲音之

節，與其和高，不踰宮，細不踰羽，五聲之節也。鼓，矇，掌播鼗，祝，歌，頌，簫，管，絃，歌。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使。

莞爾

本書作莞字

昭明文選注云：莞爾，舒張面目之貌。

牛刀

禮器云：割刀之用。

刀之謂也。

之謂也。

今刀便利。

莊子養生篇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

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

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

況大軾，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若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

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

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無止行，為運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

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

也。賈誼策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中理解

公山弗擾

弗擾一名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

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弗擾。弗擾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

言甫曰：書卷下論陽貨

三

卷之二

進兩子云

啓于朝辭

九牛而刀

可以剝毛

論語述云
公山之叛
李氏也必
以錫強家
張公室為
名抑非特
為名而已

差季桓子行東野及費弗擾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梁懷弗敬

弗擾怒謂陽虎行之乎八年弗擾與季寤公鉏極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

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因陽虎以去三桓解見陽虎傳弗擾以費

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

為東周乎然亦空不行史記載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

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益文武起豐子路不悅止之子曰夫召我云云

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

費公山弗擾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二人魯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迫之敗

諸姑蔑魯下縣南弗擾與叔孫輒奔齊既復奔吳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於叔

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弗擾弗擾曰非

禮也君子違不適言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

死其難所託也則隱則為隱惡且夫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不以私惡廢今子

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吳若使子帥將使我子張

病之子張輒也以王問於弗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緩時若無能自立

將死其言為已病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與魯夫魯齊晉之

唇唇亡齒寒君必知也不救何為二月吳伐魯弗擾率帥故道險從武城故由

從武城伐魯欲使魯帥為之備出左傳

按春秋定公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十有二年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墮費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成傳言侯犯之叛叛叔孫非坂魯也

故經書圍郕主叔孫州仇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非

襲魯襲季氏也故經書墮費主季孫斯惟成無得罪於孟孫故經書圍成主

公想孟孫不甚欲而季孫叔孫挾公以圍之也當陽虎囚季桓之後陪臣各

據私邑而命命故三家謀欲墮之非為公室墮也侯犯與公山不狃欲叛則

叛欲襲則襲公歛處父欲不墮則不墮此陪臣執國命之時三家亦不

得而專制矣然則公山氏之召孔子也必以錫強家張公室為名也

佛肝

晉補四書卷下論陽晉

說苑佛性

云云申年

之士皆與

之城北餘

子田基獨

後至袞衣

將入馬口

基聞之義

者軒冕在

前非義席

乘斧鉞于

後義死不

避遂袞衣

將入馬口

將援而止

之趙簡子

屠中牟攻

而取之論

有功者用

由基為始

由基曰吾

聞廉士不

佛胥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在漢陽西佛胥以中牟畔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

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惟邑人田甲曰義死不避斧鉞之

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遂褰衣就鼎佛胥馳驅而

生之趙簡子聞中牟畔攻而取之聞田甲不肯與也求而首之田甲曰不可也

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

史孔子世家佛胥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胥使人召孔

子孔子欲往子路曰親於其身為不善云云子曰然有是言云列女趙佛

胥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胥之母也佛胥以中牟畔趙之法以城畔者身死家收

佛胥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為之言子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

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

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

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君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

於主君妾聞于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

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而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

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由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

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莫佛胥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胥

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

中牟

韓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史記中牟屬汴梁路

鮑瓜

卑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

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以苦故也黃氏曰

晉甫四書卷之六命陽貨

而受中牟

之功明中

牟之士終

身慚矣禮

王高其義

言以司馬

洗于楚楚

負其母南

下木子云

鮑瓜牛踐

山則子苦

翰注曰匏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體無寸祿之給

抄云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刪正註以匏為瓠非也按詩云匏有苦葉嚴氏釋詩謂匏經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匏瓜蠢然無用之物但可繫之腰以渡水而不可食故曰繫而不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其理甚明若謂其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豈有植物而責其能飲食哉。王仲宣匏瓜賦云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深之莫食。楊子扈言云五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大家賦云匏瓜薦果於震闈。五星在離珠北天子之果周占大光潤則歲暉不爾則瓜果之實不登。星經云瓜匏五星在離珠北入女一度去北辰七十一度。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 貴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二風大意皆自近 及遠周南關雎至蟋蟀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置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 豈又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 采芣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南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

按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前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

玉帛

周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執於人曰瑞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禮於人曰器漢藉若人。王摺大圭執鎮圭。大圭朴素無文鎮圭四鎮之山摺則紳之執手執之也纁藉五采五就以朝。纁藉織紉為赤飾以藉玉也五色公執桓圭。解見執圭章侯執信圭。信音伸伯執躬

漢大封同姓及列侯

增補四書集傳 卜論賜貨

有自馬之
盟丹書之
信

圭纁皆三采三就三采朱白蒼也子執殺圭男執蒲圭纁皆二采載就二采朱綠也以朝覲

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亦用此六等玉瑑圭璋璧琮珠刻也圭銳璧員琮半璧曰琮纁

皆二采一就以頽聘大夫衆來曰頽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邸本已四圭以璧為邸兩圭

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士以邸為邸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於圭頭為器曰瓚圭璧以

祀日月星辰曰其邸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璋邸以琮貫而射之土圭以致四時

日月封國則以土地土圭測日景之圭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珍當為鎮王使執之以為瑞牙璋以

起軍旅以治兵守璋璋為齒牙象璧羨以起度璧員九寸殺其兩旁而羨其上下則徑八寸長一尺駟圭璋璧琮

琥璜之渠眉渠眉玉飾之溝塚也而璧琮以斂尸疏通也穿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

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琬圭琰圭皆王使之瑞節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

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合玉贈玉飯王碎玉以奠木也合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贈玉蓋璧也凡玉器出

則共奉之秋官小行六合六幣圭以馬其幣用皮璋以皮其幣用皮璧以帛其幣用帛

琮以錦其幣用錦琥以繡其幣用繡璜以黼其幣用黼子男用之鄭玄注其上公及二王之族伯用之

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幣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

大小各如其命數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

琮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黼璜以黼故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

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頽聘是也

鐘

左傳伶州鳩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稱大者不稱和于物物和則聲成○竊細不滿也孤大不入也

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白虎通云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

山有鐘九耳霜降即鳴世倅作鐘呂氏春黃帝命伶倫造十二鐘樂汁

日黃鐘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為鐘四時撞以九乳九乳法是以撞鐘知

君得失君得失鐘調則君道得周禮鳧氏為鐘鑿輕謂之銑鑿鐘口兩角鐘之銑所先故謂之銑

鐘調則君道得周禮鳧氏為鐘鑿輕謂之銑鑿鐘口兩角鐘之銑所先故謂之銑

洞冥記漢武起騰光

謂謂之于于者鐘唇之上法也干上謂之鼓鼓者可擊之處鼓土謂之鉦音征鐘腰之上居鐘休之正也

磬玉鐘

鉦上謂之舞舞者聲之震動在此舞上謂之甬甬出舞上取盡甬有繼之義甬上謂之衡衡甬上取平而不破之意也四者皆鐘休甬衡二者則以蟲為飾幹者言鐘帶謂其強而能屬鐘也

按支子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書喜

然後立五行以正天時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左五鐘皆應之入則撞蕤賓之鐘右五鐘皆應之管于黃帝作五聲以政五鐘一曰青鐘大音

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于金石况于人乎

鐘皆應之入則撞蕤賓之鐘右五鐘皆應之拾遺 顛頊有浮金之鐘羽毛拂之聲振百里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九夏皆樂章名夏大也王夏王出入肆

夏尸出入昭夏牲出入奏之納夏四方賓至奏之章夏臣有功齊夏族人侍緘夏客醉而鼗夏公出入奏之兩雅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鼗鼗者謂之棧三禮凡鐘十六

枚同為一簾謂之編鐘特懸者謂之鐃鐘鐃鐘蓋音之大者也古今樂錄云凡金

為樂器有六皆鐘之類也曰鐘曰鐃曰錡曰鐸曰鐃曰鐸鐃大鐘鐃員如椎頭上大小所謂金鐃和鼓也鐃也形如小鐘軍行爲鼓節鏡如鈴無舌而有柄鐃如大鈴樂記云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

鼓

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發甲而出故謂之鼓世本夷作鼓蓋起於

伊耆氏禮記曰伊耆氏周禮考工鞀運人爲鼗鼗良鼓瑕如積環其草調累累加聲舒而遠聞地官土

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祀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祭

行丹陽人
手地掘得
一石鼓以
白張華華
曰此記于
鼓也若刻
木爲鐘魚
形擊之則
聲聞千里
試之果然

風俗通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發甲而出故謂之鼓世本夷作鼓蓋起於

伊耆氏禮記曰伊耆氏

鼗良鼓瑕如積環其草調累累加聲舒而遠聞地官土

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

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祭

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享以鼗音鼓鼓軍事鼗鼓長八尺以鼙音鼓鼓役事長一丈二尺

以晉鼓鼓金奏長六尺易通卦冬至鼓用馬草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

圓徑五尺七寸鄭玄曰馬坎兩雅類牛離類大鼓謂之鼗小鼓謂之應大鼗謂之麻小

者謂之料架樂謂之節徒擊鼓謂之罍音通禮義鄂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

為衆鼓之節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柱貫謂之楹鼓周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謂之建鼓

吮癰舐痔註

莊子列禦寇篇曹商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

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

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痂日者得車

紙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豈治其痔耶何得車文帝病癰鄧通嘗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

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醋音齧齧出其膿血太子醋音齧齧而已而聞通常為上齧之太子慚由是恨通

朱

朱子語類云禱音禱縹絡朱此紅之朵數一入為禱再入為縹三入為絡四入為

朱新安陳氏曰朱南方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

孺悲

孺悲魯人也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時人

借上土之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書而存之。出禮記

禮

河圖禮合文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使人

河圖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使人

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使人

東漢書禮儀制曰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庭改火

無腹疾以遂入之情性故名燧人氏。淮南子曰燧人望星辰鑽木生火。

夏官司燧。掌行火之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

建辰之月火星始見因出以宣其氣。雖季秋納火民亦如之。季秋建戌之月

烈山禁萊不禁也。民皆出火之令。季秋納火民亦如之。季秋建戌之月

之以息其氣。唯饑今凡祭祀則祭燿。凡國失火焚野菜則有刑罰焉。

拾遺記云燧明國不識四時書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有鳥名鸚啄樹則燧

然火出後世聖人游於日月之外。至於南垂觀此燧木因取小枝以

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羲氏之前蓋火。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

木以為火。丹鉛錄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不生

火夏行為火棗行色赤以象火也。火生上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上

生金秋行為金柞梢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槐檀色玄以象水也。

留青曰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榆柳木之火也。棗杏火之火也。

桑柘土之火也。柞檀金之火也。槐檀水之火也。

稻

物理。稻者漑種之總名。曲禮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蔡邕月令曰。十月獲

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廣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穠稻。蟬鳴稻。七月熟。稻

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穫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芽稻。六月熟。粟子稻。自

漢稻。七月熟。此三種大且長。三枚長一寸半。抱朴子曰。南海晉安有九熟之

稻。

食粥麗衰

禮記。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齊衰之喪。蔬食水

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

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謂之大祥。食醯

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謂之大祥。食醯

謂之大祥。食醯

謂之大祥。食醯

謂之大祥。食醯

謂之大祥。食醯

謂之大祥。食醯

謂之大祥。食醯

博塞之戲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博乃樗蒲戲名。世之糾率樗蒲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鮑云博經云博局之戲各投六者行六棋。故云六博。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博

周文士博盡開塞之宜得周通之三路

山堂四博塞之戲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博乃樗蒲戲名世之糾率樗蒲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鮑云博經云博局之戲各投六者行六

棋故云六博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

五塞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奕

左言曰圍棋者自閑

博物志云堯造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陶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一說周武帝始造象戲楊子曰斷木為棋編革為鞠

東齊魯之

世說王中即以圍棋為坐隱支公

西京雜記

以圍棋為手談王積新棋勢譜圖曰王即號為坐隱袒衲稱為手談馬融棋

杜陵注夫

賦云畧觀圍棋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鬪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

子善奕棋

貪者先亡常據四道守用依傍緣邊巡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鴈行睥睨

為天下第一

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毋使相迎甯食不食反受其殃

云費曰夫

吳志韋昭論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

子曰構其

務不測乃維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王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

述碑聖教

立身者不階其術微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

理者足以

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

者之意也

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假

令世士移博奕之方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

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

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微子

微子

微子封公爵一名開父子姓弟微仲名衍又云微子之子傳三十一君凡八百

晉書曰書卷下倫賜貨

吳

第之卷

後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有微子之命

二十九年微仲之子稱公至偃遂兄自立僭稱王齊楚魏滅之祀絕 史俱名

敬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

紂卿士紂既立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尹以周西伯昌之脩德滅阬阬

其國即黎也在上黨東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

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太師三公

我罔為臣師孤卿股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我祖湯也言湯遂紂沈湎于酒

出迪伐舊僕諸王比于也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殷既小大奸草竊姦充於外內為

度卿士已下轉相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又無常得者屢相攻奪小民乃並與相

為敵讐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日太師少師我其發出

往吾家保于喪卿大夫今女無故告是微子求予顛躋如之何其躋躋也恐

當如之何也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乃母畏畏不

用老長上不畏天當下不畏賢人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治

身死不畏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及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

造於軍門肉袒面縛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而前以告於

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禮使管叔蔡叔傅相

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管叔蔡叔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承成王

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微子之命以申之

國於宋宋古商丘之地名今歸德州屬開封府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卒嫡子阜亡

立其弟衍為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是也全篇出史記宋世家

箕子路史曰微子商本扶風郟陽今岐之郟縣有郟鄉紂徙畿內則在郟城今故城在潞東北或云在魯今徐沛東南微山有微子冢非也

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箕國名子爵也紂性淫侈好酒色

曾甫曰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箕國名子爵也紂性淫侈好酒色

高糾為長夜之飲俱以失日問左右盡不

王若曰獻殷元王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序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王若曰獻殷元王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序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王若曰獻殷元王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序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王若曰獻殷元王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序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知也乃使始為象著箕子嘆曰彼為象著必不盛以土型將作犀玉之孟以逞其志彼為

問箕子箕子為其後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

下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路史曰箕

子之先其伯之封小剛也春秋

送有箕崇之國姓魯云商之所

內今太原其詩曰麥秀漸漸兮木黍油油兮

彼後章指紂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為

流涕云書惟十有三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

也相輔也厥居也此我不知其意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

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曷倫攸敘箕子王曰咨爾商王

師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取新辛錫朕以國闡洪範九疇錫侯以道朕

殫厥邦上靡所私封尚父望於營丘弟且于曲阜召公誥于燕叙鮮于管叔度

于蔡餘各以次受封爾父師備厥天道用克化誨十蠢類惟茲庸蜀羗茅微盧

彭濮人悉取厥新乃朝鮮于周底于遐逝其以屬父師箕子曰俞祿父嗣子在

邠罰不及終獲朝夕夾相以長為周藩王曰已邠有鮮衛有度父師用自即厥

國箕子出而語人曰茲無乃小子之咎事商雖惡吾猶囚也事周雖聖吾其夷

矣小子能亡醜顏少師哉

比干

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

百姓何辜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

曾甫曰書卷之四十一 下論微子

為臣僕以與之荒服之外示不致實也可

子為其後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

下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路史曰箕

子之先其伯之封小剛也春秋

送有箕崇之國姓魯云商之所

內今太原其詩曰麥秀漸漸兮木黍油油兮

謂兩得其道矣

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剗視其心箕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殺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

齊景公待孔子

季光元曰齊景公立五十八年晚因晉魏之衰勞于南伯然卒助范中行則以臣而制焉皆衛子而制父序理甚矣世子蚤死老而無言嗣事及疾偏陳之立

史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乘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叛爵之大夫起繫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可矣他日適齊景公又復問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諭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居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益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蘊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

少子茶致辭公了皆出奔而塞齊之禍起矣

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數見孔子不問其禮說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齊人歸女樂

楊誠齊云齊人懲于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彼先敗其用孔子之主

史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定公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及會齊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千戰劍撥鼓譟而至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軍會好齋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

也孰謂川孔子之上亦齊君之患乎

不謀夏夷不亂華倂不予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僭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兩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酒器用之朝廟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告其具用粃稗也子盍圖之夫享用以昭德也不昭不知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告其臺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自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宗攝

唐史云齊人饑樂而仲尼去戎王醜妓而由余奔婦人之言聖哲俱羅其禍

孔子深知桓子之意即郊而膳焉亦必行矣

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而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子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我為之先併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臯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乃作倚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之口謁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

事物類攷
云夏樂既
棄禮義深
于婦人求
四方美女
八之後宮
作爛熳之
樂

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也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
遂適衛出孔子世家來鵠女樂論隋高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
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
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噫大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行錫魏
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
異於諸妓則女樂者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
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非常禁不止羣臣不能以是
言但賢暉遠之說暉遠引詩鵲對頰昧二南之言淑女為后妃也安有后妃執
樂也若菜謂在宗廟用也安有謂土者房中樂耶文苑英華呂溫齊人歸女樂賦
曰昔齊人饋魯城八人瑰艷絕代綺羅嬌春洞橫波于曼臉回流風於媚身益
以仲尼定魯禮樂制齊君臣斬削優于夾谷之會復土用于汶水之濱故過雲
與迴雪實內圖而外親將敗魯之政弱齊之隣魯君臣果不端揅迷不先覺聞
進淫哇之聲皆忘聖人之學城南於是考雷鼓黜舟雲幄結齊魯之歡受鄭衛
之樂感頌音之浩濫成正聲之踏駁夫子則不可救其失復其迷望龜山以命
操觀鳳凰而銜悽夫任權臣之傾國納文馬與美女薦神祇之所故誘耳目而
不抗荒笑語之啞啞溺衣裳之楚楚由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鄰國之侵地
聞志士之沾衣文苑英華

季桓子
定公十三年齊人餽女樂以沮故聞
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邾邑名邾人賂以漸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桓
子城啟陽五月司鐸火司鐸官名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曰
財可為也不欲重財命藏象魏命有司縣教令之法曰舊章不可亡也三年秋
孔子去魯而輕民命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曰舊章不可亡也三年秋

定公十三年齊人餽女樂以沮故聞

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邾邑名邾人賂以漸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桓子城啟陽五月司鐸火司鐸官名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曰財可為也不欲重財命藏象魏命有司縣教令之法曰舊章不可亡也三年秋孔子去魯而輕民命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曰舊章不可亡也三年秋

晉書曰書之考下論微子

星

第七卷

適備

李孫有疾命正當曰桓子南孺子桓子之妻也。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名，昔者孔子幾與魯矣，以吾受羣。李孫卒，康子即位，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當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康子陰使人殺之而自立。

接輿

頌曰接輿，厭濁放隱，狎狂微羅，上士徒適，他方歌哀，鳳德車下，道傍同天，周涉妙藥，為糧。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狎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出高士傳。孔子之將適楚也，接輿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言自昧其明，無傷吾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接輿避之，肩吾見接輿，接輿曰：口中

始人如何，何以語汝。肩吾曰：告吾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接

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蛟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

乎外正而後行，各正其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鸞鼠

也。深穴乎神丘之下，神丘神廟也。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且汝獨不

知無名人之說乎？天根名遊於殷湯，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

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子方將與造物者遊，于無何有

之鄉，又何藝以治天下？又問無名人曰：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出莊子。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接輿賢，使

者齋金，遣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子治河南。接輿不受，笑而不應。使者

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幼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

輿曰：王不知我不肖也，遣使聘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

楚狂即陸通，高卧松間，以受霞氣，橫掛松頂，有鶴啣去水濱，通追之，因與鷓同去。

又云：通游諸名山，食徐墟實，服黃青子，往蜀嶽，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

欲也子何惡焉我許之矣妻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撻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堅車良馬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甔妻載經器績麻之器也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出韓詩外傳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皆楚人聖賢黃成山即沮溺耕處下有東流子路問津處也出在

許州葉縣高士傳頌曰悠悠沮溺並耜荒墟敬詢渡濟暫駐浮車飄然無答齊口致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

紀聞云沮溺丈人之行雖未能合於中道然而清風遠韻如孤松之高峙玉雪之不汚視徇利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

耦耕

詩箋耦廣五寸三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有萬耦耕

津

彙苑渡水處曰津亦曰濟又水會處謂之津青箱襍錄云嶺南謂水津為步故船

步即渡船處楊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鮑防問津臺賦云惟歲臨平甲午余經蔡以遊陳見歸然之故臺沒路隅之荒榛側聞夫子於此問津方太公迷殷遇文王伊尹迷莘遇成湯何夫子之不遇處昏濁而遂亡永追想於遺跡遂沒弔於寒荒

耨

師古曰耨摩田器也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耨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

菀林賈思勰曰古曰耨今日勞勞即厄言今之壓田也到切

荷蓀丈人

荷蓀丈人葉人。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高士頌曰丈人絕軌。倨接洙。賢天涯日暮。雞黍是延。載陳夫子。尋返客轅。先幾掃跡。虛室依然。

五穀

楚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宝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其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五穀
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周禮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禮職方氏辨九穀之數。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禮斗威儀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新穀于上帝孟夏驅獸無害五穀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百辟以祈穀實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

不辨菽麥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蠶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召周子於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黍 雜見首卷

毛詩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云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又云九芼黍苗陰雨膏之。曲禮祭宗廟之禮黍曰薺合。苑文秬黑

黍也。一稗二米所以釀鬯也。黍禾屬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為酒。春秋說題辭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收黍者縮也。故其立字木入米為

黍酒以扶老。史記官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鄒上之黍所以為盛。淮南子曰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絕而霸。故樹黍者無不獲。樹樹恩者無不報德。又云渭水多力而宜黍。山同書大傳云夏昏火中可以種黍。廣雅黍稷謂之秬。

山海經云增補四書身考 命微子

增補四書身考

命微子

廣雅

增補四書身考

爰有膏粱
膏稷

古今稻之黏者為黍亦謂稌為黍。又云禾之黏者為黍亦謂之稌。韓子曰：孔子對哀公曰：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

逸民

後漢逸民傳云：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是以堯舜則天，不屈穎陽之高，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盛，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會其道，或靜以鎮其踊，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之飲，飲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塵稱負，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磴磴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羣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利者乎？宋謝靈運《逸民賦》曰：其見也則如游龍，其潛也則如隱鳳，夾無所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昩不晦，不昧不顯，蕭條

秋首容與春中

虞仲

按縣名
海虞又名
虞山因虞
仲而稱名
也

虞仲，即仲雍，太伯之弟，古公之次子也。太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伯仲俱適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武王克殷，分封其後于吳，立為吳。泰伯、仲雍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羸衣為飾。羸衣露體以為盛飾君子曰：泰伯，時為吳君，端拱垂裳以治周禮，而仲雍若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言其權時制宜，以避災害也。

夷逸

夷逸，夷氏逸名，却姓夷，詭諸之裔也。夷逸言窟於蠻夷而逃遯也。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姑為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身肆志，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乎？

朱張

晉補四書卷考 下論微子

七

第七卷

按州縣與
兩云朱張
巷是其居
以為名也

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按困學記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

王彌

荀卿曰荀子名况卿者時人尊而號之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陋屋無置錫之地而

荀子云仲
尼子弓天
不能死地
不能埋

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時險變曲當與時遷

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矢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
之邪說畏之眾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其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蹠
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荀子曰總方畧恭立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
傑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寔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一作
勃然平世之俗起焉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
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
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少連

少連東夷人也少昊氏之後家語子貢問曰謂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言
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窮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
禮者也

太師摯子繚缺方叔陽武襄

氏族太師氏商有太師摯周有太師庇古者天子諸侯飯皆以樂侑各有樂
畧云師蓋自商已然矣于繚缺皆名也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鼓者方叔播鼓者名
武擊磬者名襄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為氏云見通

志氏
族畧

亞飯三飯四飯

白虎
通云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晝食太陽之始也暮食太陰
之始也論語曰亞飯于適楚三飯纒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

曾子曰
下論微子

與

第廿家

尊卑之差也。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

鼓

鼓革聲鐘金聲皆樂器之大者也。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及少昊高辛帝堯而有虞氏謂之搏拊夏后氏加足曰足鼓商人貫之以柱曰楹鼓周人縣而擊之曰縣鼓禮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應鼓為和終之樂縣鼓為倡始之樂。荀卿曰鼓為衆聲之君。

方叔

世本云方叔氏鼓方叔之後也。漢功臣新壽侯方叔無咎。

播鼗

呂氏春秋纂要云樂之所成曰鼗。爾雅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麻者音概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里志云鼗鼓面濶四寸四分高一尺二寸面繪雲彩身繪龍。上有一環繫以紅絨絲。

通曆帝子共公之亂作鼗鼓

以朱漆架架之。禮春官瞽矇掌播鼗禮書云鼗之播也有瞽矇者有眡矇者而其制鄭氏以為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書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蓋祝以合樂鼗則鼗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孔穎達曰祝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其豈然哉。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燕皆有鼗無祝諸侯之樂非無祝也文不備爾。

少師陽

通志氏畧云少師氏英賢傳魯有少師疆又有少師慶

磬

通禮黃帝使伶倫造磬。樂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

義黃帝使伶倫造磬。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

下論微子

聲則思武臣石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使封疆之臣絲聲
哀哀以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
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鼗之聲誰誰以立動動以濟眾
君子聽鼓鼗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師襄

不著姓氏

精神之通
至此所以
為聖人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
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
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
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
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也出史記鮑巴鼓琴而烏
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

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因
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少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
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
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
叩羽絃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流暴注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
冰立徹將終今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
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出列子師襄又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樸散而為器理覺
而為道惟士君子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雖無故斯須不徹也
魯定公十三年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去魯襄遂入海島

魯公

魯公伯禽周公元子也初周既定天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

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即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留相成王

而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伯禽將之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盡志而子

美德乎對曰其為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

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

自用也是所以窳小也窳無禮也彼伯禽好而自用而不汝又美之彼其慎也

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

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天下之士

至者無慮千人於是吾得二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二士於百人千

人之中若是乎其難也而傳吾子慎無以富國驕人也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

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

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怠文章不廢也出荀伯禽之魯三年而後

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先是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

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逃其俗為也至是聞伯禽報政乃嘆曰

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

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淮浦之夷徐則

其是伯禽帥伐之于盼勝東魯郊之地名曰陳爾甲冑其敢不善無

敢傷犴犴牛馬牛也今臣無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逸逐敬復之勿敢棄壘

也衆人有得佚馬無敢寇攘踰墻垣魯人三郊三隧邑外曰郊峙爾芻蕘糧積

幹備時爾糧使足食多積芻麥供軍牛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甲戌日

必成王知必成王知堙之堙之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

長幼之道長幼之道守之以卑者貴人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守之以愚者善聰明睿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

成王有過成王有過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

魯公伯禽周公元子也初周既定天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

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即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留相成王

而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伯禽將之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盡志而子

美德乎對曰其為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

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

自用也是所以窳小也窳無禮也彼伯禽好而自用而不汝又美之彼其慎也

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

則擬伯禽 所以示成 王世子之 道也
守之以淺者智夫 此六者皆謙德也是以衣成則必缺 衽宮成則必缺隅 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

八士

八士南宮氏周文王時皆為虞官掌山澤之利故晉胥臣曰即舅季文公臣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于洛邑今河南府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仲突以下其行事不少槩見云 馬融鄭玄曰八士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八朱子集註兩存之且曰不可考矣然以為成王時人者近之汲冢周書克殷乃命南宮适賑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蓋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仲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即伯适也又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即仲突仲忽也是八士者皆南宮氏也周書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六師三公咸作有績又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士八士註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八士墓在咸陽縣東北五十里

伯仲叔季

白虎通云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子最長伯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

子張

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註

莊子天下篇云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諫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諂諫正其事以諫諫其君二曰諛諫諛諫無三曰降諫降其體四曰直諫五曰風諫風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惟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

曾甫曰書卷下八冊子張

陽膚

陽膚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陽膚其一也一統志

士師

孔子為司寇時有父訟子者越禮月文請止夫子赦之曰上夫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

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曾子蓋謂夫子之意云

商辨錄云上之欲不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

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兵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懸於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

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奚若曰富之而使廉恥生教之而使禮義明則從善也輕可措刑而不用荀子云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柳以斷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哀矜以恤之刑斯漸獄不與慎之至也

野史云食更而日愈

春秋正義曰日月同處日被

魄不見云日有食之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月

晉書曰昔張

子張

卷之七

明過改而人益聖此聖人所以不貴無過而貴改過

玄真子曰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遠又曰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

俚池筆記云玉川子

月蝕詩以食月者月中蝦蟆也海聖俞作日食詩云食日者三足鳥也此因他說以寓意也戰國策日月暉于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

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入內或月在日裏從

內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稗史伯璿論日月食云晦

朔日月之食東正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

同道則月抗日星曆家言日體為月體所蔽故日食食體非有

損也日道與月道相交之處有二若正會於交則月體障盡日體而日暗謂之

食既若交不正但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食而不既兩朔之間日月對躔

而望平分黃道之半道有二交若不當前後而望則月不食望在二交前後

者月必食月體映日而明但涉經度相當其光已滿或於二交前後對經對緯

所受日光傷於大勝陽極反元故致月體黑暗若日月為四方四時之氣所蔽

皆謂之日月薄也五經通義曰凡日食皆於晦朔不於晦朔食者名曰薄春秋

謂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而蝕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

為日月之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

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南齊志

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新唐書曆志云日君道

也無朧魄之變月出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寢遠遠

極又徙而近交所有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掩君明則陰斯蝕

之矣朔而正於君是謂君掩臣明則陽為之蝕矣占裴子曰夫日者君

也月者臣也一歲君臣相見之象君有失德臣下專之故有日蝕之咎

故伐鼓用幣責上卿是其禮退臣道也玉海古曆緯及周髀言日月皆右行

於天月行疾日九日有餘月行天一周退及於日與之會每月皆交

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裏故不食月與日乃食按月掩日而日食之

說易曉月抗日而日食之說難曉先儒有謂日之質本陰陰則甲有闕處望而

天文志凡月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然先儒有月受日光之說。始於京房之易。說謂月與星相陰也。有形無光。口照之乃光。夫古以日月星為三光。使月星無光。何得並稱為三哉。

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為日。月處所射。故食此橫渠之意。即詩傳之所本也。其說尤可疑。夫日之明。縱有暗在內。亦但自暗於內而已。又安能出外射。之可。唯張衡之言。化易曉。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望月行黃道。則值暗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按暗虛之說。無以易矣。但曰其大如日。則恐大不止此。竊以私意揣度。恐暗虛只是天地之影。非他物也。蓋地在天之。中。麗天而行。雖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之四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為明。然凡物有形者。莫不有影。地雖小於天。而不得為無影。既日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之衝矣。蓋地正當天之中。日則附乎天體而行。故日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日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既受日之光。以為光。若行值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日亦無以為光矣。安有不食者乎。如此則暗虛只是地影可見。既是地影。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

公孫朝

公孫朝。衛大夫。路。衛支庶之姓。有公孫氏。

叔孫武叔

叔孫武叔。名州。仇魯。叔孫成子之子也。定公十年。初。叔武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可。曰不可。藐。叔孫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使賊射公若藐。竟不能殺之。公南為馬正。馬官之長。使公若藐為廂宰。武叔既定。使廂馬正侯犯殺公若藐。侯犯為廂馬正。因使殺之。其圉人曰。武叔之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徐子以告。吾稱是武叔。必觀之。公若必請觀之。吾為固。而受之。未則可殺也。偽為固。而不知禮者。以劍。使如之。計以見公若。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廂叛。武叔懿子圍廂。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廂。弗克。叔孫謂廂工。

晉甫回書卷下。下。廂子張。

卷

卷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武叔以伐孟氏。世本云桓公生僂叔。牙牙生武伯。茲茲生莊叔。得也。巨生穆叔。約約生路。于。媯。媯生。

成子不牧
牧生武叔
州仇

家語叔孫
武叔見子
顏回武叔
多稱人之
過而已評
論之願回
曰固子之
失辱也宜
有得于四
焉吾聞諸
孔子曰言
人之惡非
所以美已
言人之枉
非所以正
已故君子

坤補四書卷一

師駟赤曰：郈非叔孫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屋卒章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

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使周走呼曰：

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侯犯駟赤將殺之，侯犯請出奔，許之。

郈人許之。駟赤先知，如宿名侯犯殿，毋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

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

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

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境，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

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

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十二年，叔孫武叔帥

師墮郈哀公二年。春，叔孫武叔季孫斯帥師伐郈，取郈東田及沂西

叔季

二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地武叔以

政在季氏，不欲出

于朝，叔孫呼而問戰焉。再求曰：君子有遠

慮，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子矣。退而蒐乘。出左武叔之母死，既小

舉者，出尸出戶。祖括投其冠，括髮。括也括髮當在小歛後尸出前今子游曰：知

禮，君子曰：州仇焉知禮哉！其所事者，禮之末節也。

丘陵

爾雅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爾雅疏：丘形如大阜者名陵。

堯曰

堯命舜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堯書，帝位曰明明

揚側陋。微也師錫與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子聞如何？岳

曰：在顯位，已名明之。揚側陋，微也。師錫與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子聞如何？岳

曰：在顯位，已名明之。揚側陋，微也。師錫與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子聞如何？岳

曰：在顯位，已名明之。揚側陋，微也。師錫與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子聞如何？岳

曰：在顯位，已名明之。揚側陋，微也。師錫與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子聞如何？岳

曰：在顯位，已名明之。揚側陋，微也。師錫與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子聞如何？岳

曰：在顯位，已名明之。揚側陋，微也。師錫與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子聞如何？岳

堯帝嘗之虞書
不擊之鳴堯典
受封于陶
改國號為名明之

堯書
堯典
微也
與帝曰

堯書

堯書

罪有夏乞加罪。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貞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周親仁人

泰誓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顯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嚮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將士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嚮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將士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權

漢律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寸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圓而環之，今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由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黃鐘之管重十二銖，兩十二得二十

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權鈞矣

是為五則
五則於物
有重有員
方平有陰
陽之義四

行之象厥
法有品各
順其方面
應其職職
在大行鴻
臆掌之

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
交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
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
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六甲為六旬一歲有八節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
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
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
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二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
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量

漢律曆志云、量者會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會、用度數審其容
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會、以井水準其概、十會為合、十合為升、十升

銘曰時文
思索允臻
其極嘉量
既成以觀
四國永啟
厥后茲器
維則

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善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珣音條焉、珣不滿之處也
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其上謂仰斛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會其狀似爵以
磨爵祿也、磨聚散也上三下一、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一、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
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
君制器之象也、會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會之量也、升
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會合
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大倉太司農掌之

度

漢律曆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二穀秬黍中者
中者不大不小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
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度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

存焉用符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高一分為

陽廣六分為陰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寸也尺者尺也丈者張也引者

信也天度者別於分寸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

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以起故屬廷尉也

興滅繼絕舉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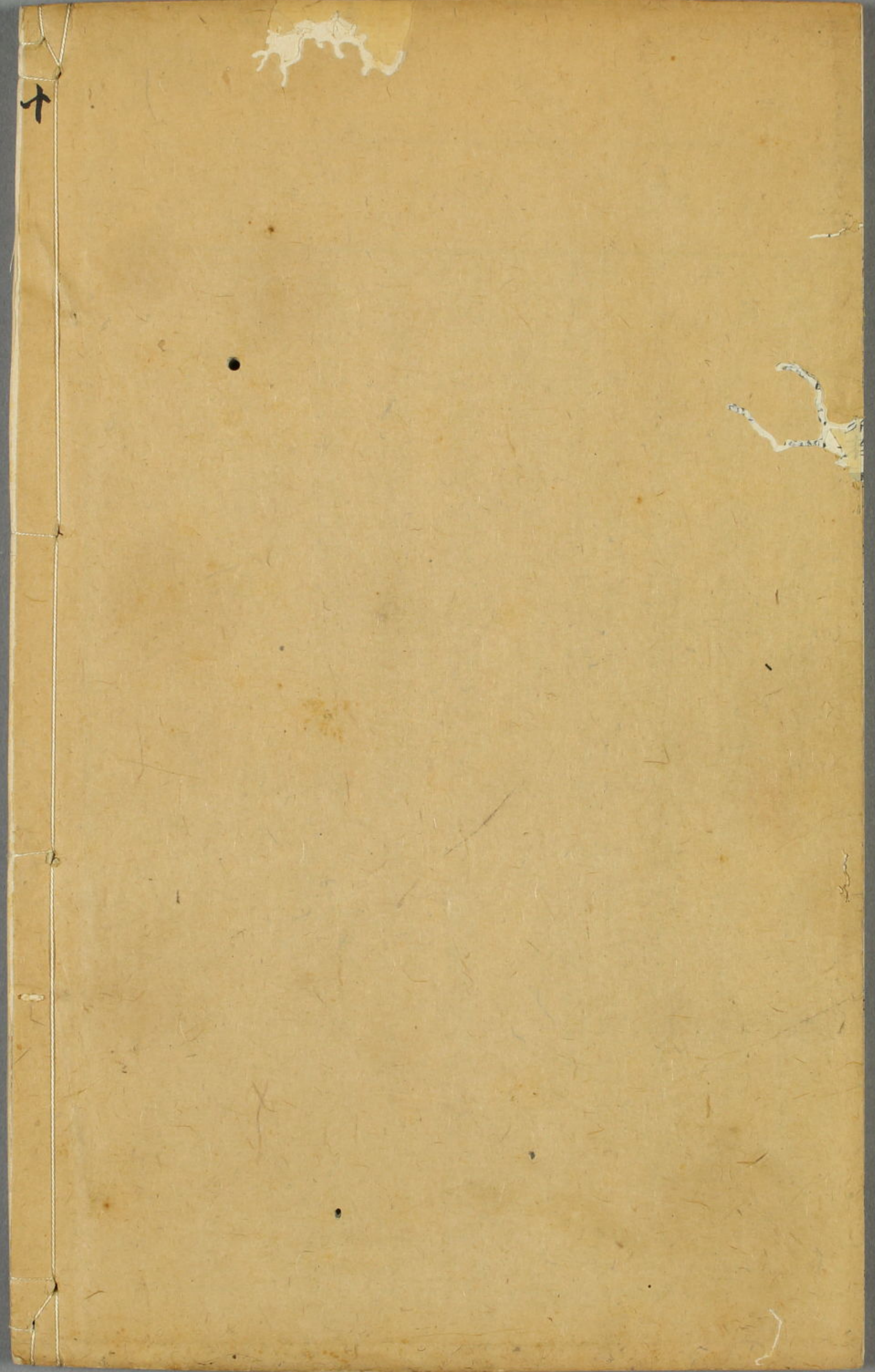
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

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

之囚表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有子孫而無國土曰滅國有國土而無子孫曰絕世逸民有才德足以福國庇民漢光武側席

幽人巖光王伯周薰之徒





十